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一七〇回 蘇小山搬靈回故里 趙文亮謀產害胞兄

話說馬玉龍聞上解藥，跳在院中。那飛雲、清風一瞧說：「兄弟可要小心留神！若將他拿住，咱們可以橫行天下。」吳元豹說：「兄弟只管放心，你休長他人威風，滅咱們銳氣，我過去就能把他拿住。你就是馬玉龍麼？今天你是飛蛾投火，自來送死。」馬玉龍微微冷笑說：「小輩你休誇口，我今天要將你拿住，叫你知忠義俠的厲害。」說著，舉寶劍分心就刺。吳元豹把雙錘一磕，一股黃煙冒出，只見馬玉龍站立不動，嚇得他就沒了主意，無奈只得一擺雙錘打去。馬玉龍用寶劍一削，嗆啞啞錘頭落地，吳元豹撥頭就跑。飛雲、清風和二鬼都知道馬玉龍的厲害，也隨著吳元豹往後就跑。馬玉龍緊緊跟隨，跟到角門，又回身來把武杰、紀逢春解開，掏出一瓶解藥，叫把眾人解開，聞上解藥，就都醒了過來，各人即從地下拿起兵刃。馬玉龍與眾人見過了禮，說：「我們到後面找賊去吧。」眾人躡上房去，各處尋找，並無動靜。來至東北角的一座花園，樹後有三間北房，聽裡面有人唉聲歎氣，大罵癩頭電吳元豹，把小太爺困在這裡。眾人來至臨近，見鎖著門。馬玉龍將鎖打開，眾人進去一瞧，房柁上吊著一個人，年約十八九歲。眾人把他解開，問他因何在此吊著？這位小壯

士給眾人見了禮，說：「在下是河南上蔡縣人，姓蘇名奎，字小山。這吳家堡是我姥姥家，我奉母命來到這裡，不料我兩個舅父小孔雀吳通和癩頭電吳元豹，全不念親戚之情，說我父親、叔父皆保了彭大人，因此我們三兩句話就鬥起嘴來。我二舅父要殺我，我大舅父不肯，把我吊了起來。你們是誰？我都不認得。」眾人說：「上蔡縣有個蘇永祿，你可認得？」蘇奎說：「那是我叔父。」石鑄說：「這可不是外人，剛才我們拿的飛雲，你父親就死在他手。」蘇奎一聽，就是一愣，說：「你們眾位高姓大名？」石鑄給他引見了，各人都通了名姓。石鑄說：「如今只得呈報當官，把他的家眷拿了去，賊人必來，那時就好辦了。」馬玉龍說：「使不得，做事不可這樣狠毒，大概不久賊人也能拿得住。石大哥，我對你說，我在大人跟前告了假，回歸龍山散眾，三五日內回來。你等回周家集不可耽延，趕緊到潼關去保護大人要緊。」石鑄說：「也好！既然如此，蘇小山你跟我們到公館找你叔父去吧！」蘇奎說：「也好，我跟眾位去。」

石鑄帶著眾人來到周家集，天光已亮。周玉祥早已起來，見了眾人說：「昨日晚上諸位受驚，可曾將賊人拿住？」石鑄說：「我們並未拿住賊人，追至吳家堡，遇見一位友姪，我們就要回轉公館去了。」周玉祥說：「我今天送眾位上公館去吧，家中也無甚事。」石鑄說：「甚好，既是老英雄願往，我等求之不得。」大家吃完了早飯，各備坐騎，又給蘇奎備了一匹馬，順著大路直奔潼關。到了潼關，來到公館門首下馬，聽差人把馬接了過去。石鑄說：「你們進去回稟，我們是大人的差官，回來給大人請安。」聽差人進去，少時劉芳、蘇永祿迎接出來，彼此問候。蘇奎過去給叔叔行禮，蘇永祿問明來歷，說：「來了很好，你父親在靈寶縣被賊人殺了，回頭我帶你去見大人。」

眾人進了公館，給大人行禮。碧眼金蟬石鑄把玉聖庵尋找勝玉環之事細細回稟了一遍。大人說：「我知道了。徐勝現已升任寧夏鎮總兵，他來拜我，我留他跟我一同起身。他在對門打了公館，他已將這事告訴於我了。」蘇永祿帶蘇奎上來給大人叩頭說：「這是我哥哥蘇永福之子，名叫蘇奎，今年十八歲。」大人一看，生得虎背熊腰，便問他在家作何事體？蘇奎說：「在家中練習拳棒，操演十八般兵刃和飛簷走壁的功夫。」

大人說：「好！你父親跟我當差多年，不想被賊人殺死，甚為可惜！我必專折奏明聖上，說明你父親的功勞，保舉你做官。

今天先賞你二百兩銀子，你搬靈柩回籍，然後回來隨本部堂西下查辦。」蘇奎給大人磕頭，說：「多蒙大人恩施格外，我爸爸在九泉也感大人之恩。」蘇奎下來，眾人也都下來。石鑄見了勝奎說：「給你兩親家引見引見，這位姓周名玉祥，人稱老鳳鸞的就是。」銀頭皓首勝奎一愕！石鑄便把勝官保定親之事，向勝奎說了一遍。兩個人談些家務，甚投脾氣。大人原本打算住四五天，等馬玉龍來了一同走。次日，大人覺得身體不爽，就不走了。

蘇永祿送走蘇奎之後，在公館隔壁酒舖內喝酒。對面桌上坐著一人，身穿洋縐大衫，很闊氣的樣子，湊過來問蘇永祿在公館當的什麼差？蘇永祿說：「我是派的委員，是個守備，在公館裡乃第一個紅人，名叫蘇永祿。閣下貴姓？」這人說：「我姓趙名文亮，是潼關華陰縣人，離關十里的趙家莊，有個趙百萬就是我。」蘇永祿說：「久仰久仰！你來這裡是問事務的，還是訪友的呢？」趙文亮說：「我來是要到欽差大人跟前打官司的，蘇老爺給我說個人情。」蘇永祿說：「我跟欽差大人是說一不二的，你要把實話告訴我，若有半句虛言，我可不管。」趙文亮說：「我有一個哥哥叫趙文明，我們哥倆是同山隔

海，他是我先母所生，跟我父親販賣紅貨，久走江南。我父親在日，已把我們家業平分，他做買賣將本折了，又來找我分家，說家並沒有分過。我們在華陰縣打了一年多官司，老爺也沒斷出這事怎麼樣兒。聽說欽差大人從此路過，我想華陰縣的縣太爺，他是監生出身，也斷不出什麼輸贏，故此托情，只要把我哥傳來，請大人打他一頓，說他捏詞妄告，謀奪家產。我也不用說，樹上開花，敬送你一萬銀子，先兌給一家錢鋪。」蘇永祿說：「行，只要把你哥哥當堂打一頓具結，你花一萬銀子，這個事我辦得了。你說的可是實話？若有虛言，我可不管。」

趙文亮說：「實告訴你吧，這份家產，我打算不分給他。他這幾年買賣所剩之錢，分文都未交在家中。他到家來還要與我分家，我要分一個錢給他，都算我輸了。」蘇永祿說：「你兄長現在哪裡？」趙文亮說：「我兄長現在永成銀號住著，也是我家開的，我告訴鋪中人，不叫他在那裡住，號裡人又都不肯得罪他。」

蘇永祿立刻派聽差人，先傳趙文明至公館內院。蘇永祿一看這人五官忠厚，品貌平和，便叫進屋內來一一細問。趙文明說：「老爺不必細問，我二人一父二母，這份家業是父親創立的，他先在家管理家務，今年我來家和他算帳，他口出胡言，反說我來訛他，在華陰縣打了一年官司，並未分出誰勝誰敗。」

今天他又在這裡告我，我跟他見見欽差大人。」蘇永祿說：「好。」

他先把趙文亮帶到大人面前。此時天已初鼓，大人問：「什麼人？」蘇二爺說：「回稟大人，這個趙文亮托人情於我，許我一萬銀子，要把他胞兄威嚇一頓，說他兄長謀奪家產，妄告不實，當堂叫他兄長具結，永不准他再告。」這一下，只嚇得趙文亮一言不發。大人吩咐把趙文明帶來，問明情節，即把趙文亮申斥了一頓，叫他與兄長平分家產，不准再來打官司。

又派本處地方官，押著他二人回去分家。一夜無話。次日大人一睜眼，見面前插著一把鋼刀，還有字柬，把大人的黃馬褂、大花翎偷去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